

國樂經營之道系列

# 城鄉競爭力與終老陪伴： 地域特性下花蓮國樂的兩個關鍵詞

## 專訪孫晨翔、江詠穎、江浩綦

採訪 / 顏采騰、傅明蔚 撰文 / 顏采騰 圖 / 笙華國樂團、孫晨翔

城鄉分佈與地理環境，如何影響地方的國樂生態？地區的人口結構與職業組成，如何形塑民間樂團的運作與功能？這些提問，對於都會地區也許無關緊要，但對於地方縣市而言——尤其是臺灣東部地區——卻至關重要。臺灣東部，包含宜、花、東三縣，蘊含無窮的國樂潛力，也正在發展茁壯，當地的風土民情形塑著國樂，經營者也積極地予以回應，讓東部國樂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系。

本期以花蓮為中心，分為兩個面向，訪問三位優秀國樂人——學校教育方面，深耕花蓮國樂教育的孫晨翔，以及民間樂團方面，來自花蓮縣傑出演藝團隊「笙華國樂團」的江家姊弟江詠穎、江浩綦，讓三位帶我們一覽東部國樂的風采。



孫晨翔偕國風中國樂團排練

### 「國樂是教育的另一種聲音」：花蓮國樂教育的悠久沿革

首先談到宜、花、東的國樂現況，孫晨翔的觀察非常敏銳。他指出：「國樂的發展與生態，和人口組成、產業結構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密切相關。以宜蘭為例，城鎮之間交通便利，促進了國樂人才的多方拓展，因此早早便形成了多元開放的國樂環境。相比之下，臺東縣由於鄉鎮距離更長，且務農人口居多，使得國樂發展較為零星。至於花蓮縣，由於以傳統產業、軍公教和退休人士為主要社會組成，再加上花蓮市與吉安鄉相鄰形成的大生活圈，使國樂有著健全的發展條件。」

國樂在花蓮的歷史相當悠遠，可追溯至 1960 至 1970 年代。1964 年改制為五年制的「臺灣省立花蓮師範專科學校」，是花蓮國樂的萌芽地之一；1970 年，明義國小成立花蓮首個學校國樂團，是早期花蓮國樂人的共同發源地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花蓮民間也燃起了國樂的點點星光，如饒天慈的洄瀾國樂團、江正豐與玉山寶光聖樂團、林毓文成立陶然雅樂等；此外，羅玉郎、李永輝、楊杰儒、鄭丹綺、伍登雄及何楓杰等國樂前輩亦耕耘不懈，持續孕育著在地的國樂人才。

孫晨翔表示：「在民國百年之後，花蓮的國樂教育則邁入了嶄新的階段。在諸多國樂經營者的推廣下，國樂科班與社團逐漸在花蓮各級學校設立，提供了多元的國樂學習形式，從競賽型樂團、校隊、社團到專業科班無一不有。」他也進一步分享，目前花蓮的國樂教育已經形成了三個成熟的體系：一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國立東華大學（原花蓮師專），二是包括明義國小、花崗國中、花蓮高中等學校在內的國民中小學體系，三是慈濟國小、國中、附設高中以及慈濟大學構成的獨立系統。有了這些成熟的體系，花蓮的學子能夠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和體制下接觸國樂，讓音樂成為他們重要的成長養分。

「在花蓮，國樂和教育脫不了關係；國樂是教育的另外一種聲音。」孫晨翔說，換言之，國樂在當地有著整合優秀學子、提供全人教育的功能。在花蓮，能成立國樂團的學校多為市區大校，而這些大校是未來人才的搖籃；因此，國樂作為團體組織，能聚集同質性高、競爭力強的孩子，栽培他們品格、術科及學業的全方位發展，也提升學校甚至全縣的競爭力。而有了良好的辦學績效，國樂也能獲得校方支持、企業贊助及政府經費，形成正向循環。可以說，這既是花蓮國樂教育的獨特生態，也是東部城鎮與西部都市抗衡的生存之道。



孫晨翔偕各校國樂團演出留影，表演形式精彩多元

## 世代交流、老化與陪伴：民間樂團的議題

國樂教育面向學齡學子，民間樂團則走入鄉里，更深刻地連結於在地的地理人文風情。這一點，在笙華國樂團上得到了最美好的體現。

笙華國樂團的成立與經營，和江詠穎、江浩碁一家密不可分。他們的父親江正豐在花蓮耕耘已近 30 年，和在地的國樂學子、教師及經營者都有很深的連結。而在父親的薰陶下，江詠穎、江浩碁也自小學習國樂，如今分別投入器樂教學與學術研究的行列。笙華國樂團成立於 2001 年，團員多為中、老年及退休人士，由江家一家人齊力經營。江浩碁打趣地說「笙華只小我一歲，樂團是和我們姊弟倆一起成長的。」

「家庭事業」可說是笙華國樂團的最佳代名詞。行政方面，各項繁務都由江家全家人包辦，江詠穎笑稱父親是「校長兼撞鐘」；資金方面，笙華視團員如己出，不向他們收團費；反之，團員們常積極引介商演機會，作為樂團的主要收入。江詠穎提到：「團員們會有『一起經營樂團』的想法，他們都把笙華當作一個家，並共同為了這個家在付出。」這樣的認同與歸屬感，讓團員們自發且積極，最核心的一群成員甚至參與長達 20 餘年。

這樣一支以業餘中高齡人士為主的民間樂團，經過歲月長河的洗禮，樂團的功能也漸漸轉變，不再只是休閒消遣，而成為生命陪伴與情感記憶的寄託。第一個例子是「點歌」——笙華每一次團練的曲目，都是由團員「點歌」來決定，包含霹靂布袋戲、鳳飛飛主唱的歌曲等都曾登列。歌曲決定後，江正豐每次都會親自改編，依樂團能力及編制編寫團譜，盡力滿足團員的期待。有時，年輕團員也會加入「點歌」環節，跨世代的交流也從中產生。



江家全家合影。  
左至右為：母親王家臻、姊姊江詠穎、弟弟江浩碁、父親江正豐

五月雪油桐花 蕭克勇 詞曲 江正豐 編配 P1

4/4 G調 ♩=52

吹 0 0 5 - | 5 - oizi zi | 4 oizi 4 - |  
 高胡 0 0 12 3 . 5 | 4 - - - 0 12 | 5 - oizi zi | 4 oizi 4 - |  
 二胡 0 0 3 - | 4 - 5 - | 3 - 4 - | 2 - 6 - |  
 彈 0 0 12 3 . 5 | 4 - - - 0 12 | 3 . 5 4 - | 4 - 2 - |  
 阮、低 1 - - - | 2 - - - | 1 - - - | 2 - - - |

arco

2/4 4/4 反覆後吹拉對調至15小節 8

吹 3 - 2 . 45 | 6 . 6 | 5 - - - | 3 - 5 - |  
 高胡 3 - 2 . 45 | 6 . 6 | 5 - - - | 3 - 5 - |  
 二胡 1 - 2 - | 1 . 4 | 3 - - - 053 | 565 565 2.3 061 |  
 彈 3 - - - 0 23 | 4 . 4 | 3 - - - | 1 5 2 3 0 |  
 低 1 - - - | 1 . 4 | 1 - - - 0 pizz | 1 3 5 0 |

又係 幾個个 五月 春天

吹 1 - 2 - | 3 - 3 6 - | 3 - 2 - | 1 . 2 3 - |  
 高胡 1 1 102 2.2 035 | 5.5 5.5 6 1 061 | 231 3.3 3 2 053 | 565 565 231 061 |  
 二胡 4 6 5 2 0 | 3 5 1 6 0 | 2 3 1 2 0 | 135 135 2 1 0 |  
 彈 4 6 2 0 | 3 5 1 0 | 6 1 5 0 | 1 3 5 0 |  
 阮低 4 6 2 0 | 3 5 1 0 | 6 1 5 0 | 1 3 5 0 |

行過个 畫面 南風 吹過長个 街 滿山 飛來白白个 雪 看似 深妙个 花園 底背

2/4 4/4 16

吹 6 . 2 7 - | 5 . 3 6 - | 6 . 1 | 1 - - - |  
 高胡 4 . 2 2 - | 3 . 6 1 - | 1 . 3 | 1 - - - 0 12 |  
 二胡 1 1 1 1 2 | 2 0 3 5 | 5 5 5 5 6 | 1 0 2 3 | 1 1 6 1 | 1 - - - 0 12 |  
 彈 6 1 6 1 2 5 2 0 | 3 3 3 3 3 6 0 | 4 . 3 | 3 1 1 6 1 2 2 1 1 |  
 阮低 4 6 2 0 | 3 5 1 0 | 6 . 1 | 1 1 3 2 1 1 |

開滿油桐世界 毋驚 風雨落個半月 企穩 謙過 人生歲 月 五月

歌曲《五月雪油桐花》樂團演奏譜，由江正豐親手編配

另一個例子是關於「老化」：江詠穎分享道，在超過 20 年的歲月中，有些團員漸漸老去，頭髮花白，身體機能退化，他們會意識到，原本做得到的事漸漸做不到了；能力的流失，會帶來巨大的挫折感。而樂團在此發揮了功能：「透過特別編配的樂團教材，以及團員間的情感支持，團員能再次肯定自己的價值，從容地面對老化。江浩碁也進一步提到，他們陪伴了許多團員終老，也送走了幾位成員，如何陪他們走過生命的後段甚至尾聲，圓滿其人生願望與感情寄託，是他們一直努力回應的課題。或許，這也是花蓮的人口結構下，民間國樂團必然面對的議題。

## 花蓮國樂的挑戰與展望

除了優勢、努力、歡笑與悲傷，花蓮國樂的整體發展也存在著困難。花蓮全縣的地形狹長，雖然市區繁榮，但南端的鄉鎮如鳳林、瑞穗、玉里則地處遙遠，交通時間冗長，很難只在市區單點中心化，必須移動式地經營；姊弟倆提到，父親每兩週就會到光復鄉（距市區約 1 小時車程）教課，顧及不便往返市區的國樂愛好者，也呵護地方微小的國樂生態。

對於國樂在地的永續及拓展，江浩碁和江詠穎都從樂團的經驗出發，認為最好的方式是「讓每個人找到自己參與國樂的方式」，讓國樂進入社區，進入生命，發展出健康的整體生態，以建立良性的循環。孫晨翔則回應道，雖然許多鄉鎮仍有發展潛力，但花蓮國樂的整體體質是良好的——重點在於，如何讓國樂「出圈」，打開天花板，取得話語權，讓花蓮甚至全國的國樂被看見、被重視；尤其是在後疫情時代，地理空間的距離被逐漸消彌，正是花蓮國樂進入下一階段的契機。這些在地的經營經驗以及理念，值得所有的國樂開拓者借鑑。



笙華國樂團演出留影，結合團員才藝，豐富了表演內涵